



三个各怀秘密的男人，
一具来历不明的尸体，
还有一只凶恶但对主人忠诚不欺的狗，
在这个冰冷地洞中，
一场为生存而战的脱逃游戏正在上演……

Vertige 
Franck Thilliez

生存游戏

[法] 弗兰克·西莱斯 / 著 黄丽芬 黄冠乔 / 译



Vertige
Frank Thilliez



生存游戏

[法] 弗兰克·西莱斯 / 著 黄丽芬 黄冠乔 /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生存游戏 / (法) 西莱斯 (Thilliez, F.) 著; 黄丽芬, 黄冠乔译.
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4.1
书名原文: Vertige
ISBN 978-7-5404-6521-6

I. ①生… II. ①西… ②黄… ③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
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94297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18-2013-424

Published originally under the title “Vertige”
Copyright © 2011, Editions Fleuve Noir, Département d’Univers Poche
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translation copyright
© 2014 by China South Booky Culture Media Co., LTD.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Univers Poche,
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上架建议: 外国小说·惊悚悬疑

生存游戏

作 者: [法] 弗兰克·西莱斯

译 者: 黄丽芬 黄冠乔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: 张应娜

特约编辑: 韩丽红

版权支持: 辛 艳 文赛峰

封面设计: 吕彦秋

版式设计: 李 洁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 × 1270mm 1/32

字 数: 216千字

印 张: 10

版 次: 2014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6521-6

定 价: 32.00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84409925)

1
One



幻想出来的声音可没有这么沉闷。你们要牢牢记住这个金属声，只要它在你们脑子里响起来，就足以证明你们没有疯。

——小说《黑暗》

眼前漆黑一片。

我想动动手指头，但是努力了十分钟，手指丝毫动不了。往常，隔着卧室的窗户，我总能听到外面此起彼伏的汽车轰鸣声。但在这里，居然什么都听不到。听不到发动机的声音，连说话的声音都没有。哦，不，有一种刺耳的呼啸声。那是风……风在某处哀号。

我在哪儿？

有必要把发生过的事捋一捋。昨晚，我去了医院看望弗朗索

瓦丝。我还记得她的病房里非常闷热，让人难受极了。然后……我在那里吃了点儿糖浆，不知为何有点儿臭烘烘的。我一直陪着她，直到探视时间结束。我走时有点儿想吐，后来我回到了位于山城阿讷西¹台地上的家中。当时已是深夜。我从日历上撕下一页，放在床头柜上，然后爬上大床，钻进暖烘烘的被窝睡着了。

那是2010年2月25日。正当严冬。

我醒来时，发现自己躺在某个硬邦邦、冷冰冰的东西上面。

右手大拇指恢复了知觉，我能稍稍弯曲手指，再恢复原样。随即脚趾也有反应了。肌腱有点儿痉挛的迹象，就像传染似的，肌肉一块接一块地颤抖起来。最后，眼皮也能眨了。我高兴坏了，睁眼、闭眼、睁开、再闭上，乐此不疲。我感到自己又活过来了。又过了一两分钟，我这身七十公斤的肥肉恢复正常了。我得爬起来弄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。

但是，另一种声响顿时让我汗毛直竖，是我转动手腕时发出来的。

我摸黑坐了起来，脑袋一阵眩晕。手好像碰到了什么东西。

一个粗糙的金属环拴住了我的手腕。

不管这个念头有多么愚蠢和令人难以置信，我想我一定是被人绑起来了。

¹ 阿讷西（Anancy）是法国南部阿尔卑斯山麓一座最古老的小城。它是阿尔卑斯山区最美丽的小城，有着“阿尔卑斯阳台”的美称。



妈妈，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如此可怕的地方。这是一块狂风肆虐的台地，荒凉至极，冰冷刺骨，温度最低只有零下60℃。它位于青藏高原上洛子峰和珠穆朗玛峰之间一片开阔的豁口间。台地最东端就是珠峰东壁，那可是垂直高度达2000米的绝壁，绝壁东侧俯瞰着青藏高原，另一侧则是绵延1200米的背斜谷。这里没有雪，只有岩石和冰，还有咆哮的风，它随时会撕碎我的帆布帐篷。我得马上熄灭这盏小灯了，真想念您。

您明白吗？自由看起来就在眼前，却遥不可及，不过，正因如此它才难能可贵。我现在要尽情呼吸。明天，我们就要登顶了。我要把旗帜插在顶峰。

无论如何，如果在我们古老的平地上也有这样的地狱，

我希望永远别让我看见。

——乔纳森·图维耶写给母亲的家书手稿

1986年5月13日，4号营地，海拔7925米，珠穆朗玛峰南峰

一顶头盔……一根输气管……一个乙炔罐……

我用大拇指搓动着打火石，一阵滋滋的摩擦声后，乙炔气点着了。头盔上的灯罩里绽开一朵黄色的花。火舌直直的，泛着青光，我把它调到了最大。

光明。

我发现自己戴着头盔，头盔上的锥形灯罩放射出圆锥形的昏黄光线，照着面前一块红色帆布帐篷的内壁。我的嘴巴黏糊糊的，肯定有人给我下药了，趁我不省人事把我抓到了这个鬼地方，给我戴了镣铐，还罩上这种似乎是用于洞穴探险的头盔，上面还配有烧燃气的头灯。我面前倒放着个乙炔罐，罐口接着一根管子，通到我的头盔上。抓我的家伙还给我穿了一件大号方格呢绒衬衫、一条缀着皮里子的长裤，还有套头衫、羽绒上衣、步行鞋以及难看的绿色袜子。我简直无法相信看到的这一切，使劲儿掐自己。铁链的叮当声让我跌回残酷的现实，这绝对不是梦！

我脑子一片混乱。在这个精心打造的小型监狱中，我发现了两双旧的尼龙连指手套、两个叠好的睡袋、两条白色或黄色的割绒毛巾——在这样的人造光线下很难辨认——一个金属保险箱，上面吊着一把六个数字的挂锁。我本能地寻找水和食物，但是一无所获。目光又回到了睡袋上。为什么会有两个？手套也是两双。

“弗朗索瓦丝！克莱尔！”

不，不，克莱尔不在这里。她在土耳其某个地方实习，是她就读的化妆和影视特效设计学校安排的。弗朗索瓦丝这会儿正躺在医院病床上不能动弹。帐篷顶有液体流了下来，顶棚也开始滴答作响。应该是下雨了。

我把头埋在手掌中，大口喘息着。我发现自己的结婚银戒不见了！我睁大眼睛，在周围蓝色的泡沫地毯上搜寻着。不掰断我的手指戒指是取不下来的！十八年来，它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手指，即便是在最艰难的时刻。现在，有人居然把它夺走了！他凭什么这么做？

拴着我右手腕的铁链上有着粗大的链环。我仔细端详着手腕上铁环钩着的挂锁，然后用尽力气挣脱这巨大的铁环。没有成功。我这身五十岁的老骨头终于渐渐地恢复了知觉。透过身下厚厚的泡沫地毯，可以感觉到下面坚硬而凹凸不平的地面。身后某个角落里，貌似放着一台留声机，还有两张45转唱片。

我手脚并用，笨拙地爬动着，浑身疼痛难忍。头上的灯仅能照亮脑袋活动范围内的一块地方。噩梦接踵而至。45转唱片袋里有不少唱片：《你花园里的那些鸟儿》《24曲》以及路易斯·阿姆斯特朗¹的《美丽世界》。

我完全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。这并非非常规意义上的留声机，具体说来，它其实是手提式留声机。这些都是我看佩罗²童话或格林童话时听的音乐。旁边散落着一个耳腔温度计和一部宝丽来旧相机。六个闪光灯已经烧坏了五个，不过最后一个还能用。这些

1 美国音乐家、歌唱家、小号手、电影演员，1901年8月4日生于新奥尔良。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世界首席爵士音乐演奏家之一。

2 17世纪法国文学家，著有《鹅妈妈的故事》。

东西彼此没有任何逻辑关系，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名堂。这条该死的铁链，还有这个地狱般的地方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太冷了，我不得不戴上灰色的连指手套。我站了起来——在这个噩梦中，站起来倒是很容易^①——捡起乙炔罐，迅速盖上瓶盖。头顶上燃烧的乙炔发出滋滋的狞笑声，无尽的回忆开始涌现。在这荒蛮之地醒来，困在这么个倒霉的破地方……陌生的眩晕感……高山……

那都是好久以前的事了。

我走出帐篷，期待遇到别的什么人，来自“外面”的活物。但是什么都没有。找不到空间的边界，不论是近处还是远处，都只有浓重的黑暗，我无法分辨出任何其他颜色。我的照明系统是唯一的光源。很快，我感觉自己就像一艘潜入深海的海洋观测船，船头亮着淡黄的灯。我把周围照了一圈，光线所及，只能分辨出岩石、旧式帐篷架以及八根木桩支撑起来的帐篷。

我小心翼翼地走着，随着距离拉近，阴影也变得分明。一团团白汽不断从一个东西所在的位置冒出来。

那个东西是活的。

1 通常人们认为噩梦中的自己站不起来。



人体的组织成分中有60%~70%为水。人体每日通过食物获取3500卡路里的热量，同时需要补充3.5升水，否则我们就得使用器官里储存的宝贵水分。

——《各种极端条件下生存指南》

作者马克斯·贝克，乔纳森·图维耶的登山队友兼死党

我越走越快，感觉自己像个准备持械行凶的罪犯。

它左耳残缺，属于兽类的脑袋轮廓，剪刀般的牙齿……没错，就是它，博卡拉犬。我蹲下来，把它抱在怀里。我的狗还活着！

“好了好了，宝贝博克。没事了。”

我能体会到它的恐惧。这种捷克斯洛伐克狼犬不喜欢陌生人。我温柔地抚摸它，试图让它振作起来。它口吐白沫，还有点

儿胃肠胀气。这些下毒的坏家伙连它都不放过。我站起来，满腔怒火，同时也为找到自己的狗而颇感欣慰：在这鬼地方，我并非独自一人。

我决定沿着锁住我的铁链找它的源头。地面又黑又潮湿。我往前走，时不时回头望。因为缺乏光照，博卡拉渐渐消失在我的视野中。这条狗是自由的赞歌，为什么要把它和我一起关在这个可怕的地方？

我在平滑的地上往前摸索了十多米。地面开始变软了。脚下是冻成冰霜状的泥浆，生脆生脆的，散布在一整块巨大的岩石上。忽然，我头顶射出的光锥被正前方一片陡峭的石壁挡住了。我抬起头，头灯照亮了一些冰和石灰岩形成的钟乳石，它们就悬在头顶，足足有七米高。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钟乳石。这地方简直就像科幻小说里描述的那种怪兽的血盆大口。

我快速地开动脑筋。有冻泥浆就会有冰，有冰就意味着有水。这是个好消息……不管怎么说，这就好比一个等待第二天处死的犯人宣布缓刑一天。

我找到了铁链的终端，或者说是源头。一根木桩把它深深地钉到岩石里，无法拔出来。我试着用石块砸碎露在外面的木桩，但是没用。乒乒乓乓砸得再响，它都纹丝不动。打桩的手法干脆利落，非常专业。估计这家伙使用了某种气锤或充气泵，不然，普通人哪有这样的神力。

乙炔罐上有根灰色的皮带，我把它背在背上，朝着右边沿石壁走过去。我的希望和小命现在就寄托在这个铝质小口上的琥珀状火苗上了。耳朵不停地耳鸣，像有什么东西在脑子里流动一样。我闻到了潮味，还有浸水石灰岩的特殊气味。

我低头估算了一下，这条镣铐约二十米长。我拽着它小心地前进，面前出现一片耳状矿床、数排有裂纹的半透明冰体以及一些石英矿残骸和碎裂的长石。这样的“布景”本来挺美，但在我看来不啻真实的噩梦。

我一定是出现幻觉了，面前突然出现了一长列垂直的墙，全是整块的厚冰。再往远处看，这简直就是一片冰封的巨浪，就像张开的血盆大口随时要把我吞没。这样的岩壁或许是在潮湿、寒冷的环境下由水汽冷凝形成的，要形成这个规模估计得好几千年。我将头盔上的光集中照射在墙腹，反射回来一片绚丽的蓝光。能形成冰川的地下空间必然非常深。距离地表至少有30~49米。阳光从来没有光顾过，以后也别想照进来。

“现在我受够了！放我出去吧！”

我大喊着，转了半个圈，迅速回到了帐篷前。风在周围呼啸。博卡拉还是一动不动。它的胸口咔咔作响，我长时间地盯着它，突然意识到自己该找点儿水来喝，必须想个方法融化那些冰块，而且我还没有找到任何可以吃的东西。博卡拉是一条捷克斯洛伐克狼犬，四年前被人毒打过一顿后就变得越来越具有狼性。我了解它就了解自己一样。它醒来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到处寻找食物。

我再次离开博卡拉，到另外一侧探路。抬起头，我认出顶上高处有一条狭窄的通风井，望不到头，也没有光亮。脚下的小道又直又宽，但在五六米开外陡然收缩为一个小小的猫耳洞。

“喂，有人吗？帮帮忙！帮帮忙！”

我的声音跳跃着越传越远。声音在回响中被不断放大。突然，我一阵恶心，不由得弯腰干呕起来，但什么都吐不出来。我焦躁不安地继续前进，锁住我的铁链已经拉到了最长距离，我的

脚底踩到了地上一条红线，我蹲下来查看，那是干了的油漆痕迹……线条向左右两边延伸，形成弓形环状结构。毫无疑问，这条红线划定了我的活动区域。这是监狱中的监狱。我困惑地抱住脑袋。油漆红线、温度计、照相机、乙烯基材质的唱片……这些东西到底说明了什么？

我往左走。我的脚只能紧贴着红线移动，事实上我无法越过它。我隐约看见远处还有一块岩壁，旁边是一个洞口，就在我对面。这里就像一个宽阔的长廊，延伸到岩壁后开始呈现出圆弧形状。这会不会就是拴住我的原因？走进那个够不着的洞口就能轻易返回地面？

我朝着最后这片未探索的四分之一区域奔过去，在那里发现了一个通往地下的井坑。我小心地弯下腰，感到井口有强大的气流活动。一股冰冷的空气直往里灌，显然这下面还有一个巨大的地下网络，比这里还要深。我浑身冰凉。灯光照不到井底，强风吹得我的头灯沙沙作响，几乎要熄灭。这个井坑看来是个无底洞，它发出死亡的号叫，一定深入了地心。

一滴液体从我鼻子里流出来。严寒刺骨。我继续跑动，借助头灯，在微弱的光晕中再次见到了难以想象的东西。我不停地眨眼，十下、二十下。

他还在那里。

我停下来，缓缓地前进，心里吃惊不已。红线的另一边，长长的岩壁下面，躺着一个一动不动的家伙，只有冻僵的手指能稍稍摆动。他的脚跟压着一个信封。

这家伙没被铁链锁住。

但是一个铁面具紧扣在他的脑袋上，黑色的金属吞没了他的脸。



我努力想要记住这些日子。一个人不吃不喝能存活多久？我搜肠刮肚地回忆自己读过的书。酷热使我头疼难耐。我时常会陷入可怕的绝望情绪中，我觉得我们六个人都必死无疑。每天早上醒来，第一个念头就是：今天轮到谁了？

——《强行军》，斯拉沃米尔·拉维茨著
乔纳森·图维耶多年来一直熟记于心

我的登山同伴马克斯·贝克死的那一天，我在宿营的山口找到了他的相机——黑灰相间的莱卡。里面的胶卷我一直没有冲洗出来，就这样放在家里，小心收藏在一个带扣钉的箱子中。有时，我会独自躲在阁楼上，拿出底片细细端详。它们让我回想起

和多年好友一起登山的最后岁月。想象和回忆所带来的心灵震撼比任何言语和图像都要来得强烈。

然而，它造成的内伤也是无止境的。

现在，这个“东西”也这样瘫倒在地，脸上被强制套上面具，和我一起关在这个地狱中。我见识过的悲惨事已经够多了，眼前的这个人仍然让我心悸。他让我想到了弗朗索瓦丝，她也是这样无力地瘫痪在医院的病床上，而且头发也掉光了。

在琥珀色的微光中，男人艰难地坐了起来。他试图用手指把铁面具抠下来，但面具和头骨贴得死死的，还有一把硕大的挂锁。他拼命挣脱，但无济于事，最后灰溜溜地把手放回靠近岩壁的地方。

“你是谁？他们对我做了什么？我在哪儿？”

我的头灯照得他什么都看不见。我稍稍偏转一下额头，眼睛一直盯着他。

“我叫乔纳森·图维耶。我不知道我们在哪里，应该是在某个地洞中。我一醒来就已经在这里了，刚醒来时无法动弹，就和你刚才一样。我们到这里有多久了？我一无所知。肯定有人给我们注射了镇静剂或者别的什么药。”

“镇静剂？地洞？这……这到底是……”

他的声音很奇怪，完全扭曲，声音中夹杂着奇特的金属共鸣声，仿佛嘴里含着个喇叭。他再次瘫倒在地，试图抠掉脸上的铁面具。

“你冷静点儿，好吗？我们一起来想办法，一步一步来。你看见抓你进来的人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告诉我你是谁。”

他挣扎着站起来，似乎随时会跌倒。毫无疑问，他也被下药了。他比我高，也更结实。身上穿的衣服和我差不多。他满身金属的造型，阴沉的嗓音总叫人瘆得慌。

“我叫米歇尔·马尔基。”

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。他的无名指上戴着婚戒，是一个金属小箍，像是金的，另外一只手则少了两根手指头。

“你住在阿讷西吗？”

“不，我住在阿尔贝维尔^①。”

阿尔贝维尔？那儿离我家可不近。这个陌生的家伙不停地东张西望，观察着四周环境，然后朝着通风井那边走过去。

“他们就是用这玩意儿给我们注射药的？”

他小心翼翼地尽量避免越过红线，递给我一根空的大号注射器。我把它放在连指手套中仔细查看。

“也许吧。”

“我脸上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是一种……铁面具。”

“铁面具？你能揭下来吗？”

我把注射器放进口袋。

“贴得太紧，完全把你的脑袋盖住了。头发、耳朵全都盖住了。”

“这……到底是为什么呀？他们为什么这样对我？”

① 法国萨瓦省的一个城市，曾主办1992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。阿尔贝维尔的瓦努瓦斯国家公园是著名的高山旅游区。

“我感觉他们想从你这里得到什么东西。”

我朝那个密封的信封扬了扬下巴，信封就在他当时躺卧位置的边上。

“那个信封……把它拿过来。”

他奇怪地瞪着我。在昏黄而微颤的乙炔灯光下，他的面具总让我全身起鸡皮疙瘩。这个铁家伙由数块铁板焊接而成，由螺钉固定，面具上眼睛、嘴巴、鼻子的部分都留了足够大的洞。耳朵被完全包住了。应该挺沉的。米歇尔转身去拿信封时，映入眼帘的东西让我喉头一紧。

“你的背上……”

他停了下来，回头打量着我。

“背上怎么啦？”

“有块白布缝在你的夹克衫上。写着‘谁是小偷’？”

他脱去上衣看了后才明白我说的话。突然间，我打了个激灵，赶紧把自己的衣服也脱了。果然，我的衣服上面也有一块白布，上面是一行可怕的文字：“谁是骗子？”

米歇尔握起拳头说：

“这些话究竟是什么意思？”

他长时间一动不动，见我一直没有作答，又把信封捡了起来。他站在我的活动范围外，把信封递了过来。

“你这儿有光。”

我打开信封，拿出里面的信。

“信是打印出来的。上面写着：‘你们中的一人戴着铁质面具，配有挂锁。铁面具顶部安装了……’”

我停了一下，清了清嗓子，觉得这伙计挺悲惨。